

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

〔東漢〕荀悅 撰
〔東晉〕袁宏 撰
張烈 點校

兩漢紀

下

中華書局

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

兩漢紀

〔東漢〕荀悅撰
〔東晉〕袁宏點校
張烈

中華書局

〔東晉〕袁宏撰
張烈點校

後漢紀

後漢紀序

晉東陽太守袁宏

予嘗讀後漢書，煩穢雜亂，睡而不能竟也。聊以暇日，撰集爲後漢紀。其所掇會漢紀、謝承書、司馬彪書、華嶠書、謝沈書、漢山陽公記、漢靈獻起居注、漢名臣奏、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。前史闕略，多不次叙，錯謬同異，誰使正之？經營八年，疲而不能定，頗有傳者。始見張璠所撰書，其言漢末之事差詳，故復探而益之。夫史傳之興，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。丘明之作，廣大悉備。史遷剖判六家，建立十書，非徒記事而已。信足扶明義教，網羅治體，然未盡之。班固源流周贍，近乎通人之作，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。荀悅才智經綸，足爲嘉史，所述當世，大得治功已矣，然名教之本，帝王高義，韞而未叙。今因前代遺事，略舉義教所歸，庶以弘敷王道。前史之闕古者，方今不同其流，言異言行，趣舍各以類書。故觀其名迹，想見其人，丘明所以斟酌抑揚，寄其高懷。末吏區區，注疏而已。其所稱美止於事義，疏外之意歿而不傳，其遺風餘趣蔑如也。今之史書，或非古之人心，恐千載之外，所誣者多，所以悵快躊躇，操筆恨然者也。

後漢紀目錄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後漢紀序 | 東晉 袁宏 | 一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| | 一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二 | | 二〇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| | 三五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| | 五三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| | 六六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| | 九六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| | 一九 |
| 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| | 四一 |
| 孝明皇帝紀上卷第九 | | 一六三 |
| 孝明皇帝紀下卷第十 | | 一八三 |
| 孝章皇帝紀上卷第十一 | | 二〇五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| 二三八 |
| 孝和皇帝紀上卷第十三 | 二五二 |
| 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 | 二七四 |
| 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| 二九六 |
| 孝安皇帝紀上卷第十六 | 三〇九 |
| 孝安皇帝紀下卷第十七 | 三三六 |
| 孝順皇帝紀上卷第十八 | 三四四 |
| 孝順皇帝紀下卷第十九 | 三六七 |
| 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桓帝附 | 三八四 |
| 孝桓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| 三九五 |
| 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| 四一八 |
| 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| 四四二 |
| 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| 四六三 |
| 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| 四八三 |
|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 | 五〇二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| 五二六 |
|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| 五三四 |
| 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| 五五二 |
| 孝獻皇帝紀卷第三十 | 五七三 |
| 重刻兩漢紀後序 | 五九七 |

附錄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四庫全書總目後漢紀 | 五九九 |
| 晉書袁宏傳 | 六〇〇 |

兩漢紀下 後漢紀

光武皇帝紀卷第一

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。武帝世，諸侯得分封子弟，以泠（泠）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爲春陵節侯（一）。買生鬱林太守外，外生鉅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頓令欽，欽生光武皇帝。元帝時，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，請徙南陽。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爲春陵侯封邑，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。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，自爲童兒，不正容不出於房，南頓君聘焉。生齊武王續、魯哀王仲、世祖、新野寧平公主。

世祖諱秀，字文叔。初，南頓君爲濟陽令，而世祖生，夜有赤光，室中皆明。使卜者筮之，曰：「貴不可言。」是歲，嘉禾生，縣界大熟，因名曰秀。爲人隆準，日角大口，美鬚眉，長七尺三寸，樂施愛人，勤於稼穡。嘗之長安，受尚書，大義略舉。兄續，字伯昇，慷慨有大節。王莽篡漢，劉氏抑廢，常有興復之志，不事產業，傾身以結豪傑，豪傑以此歸之。新野

人鄧晨，字偉卿，家富於財。晨少受易，好節義，世祖與之善，以姊妻之，是爲新野公主。世祖與晨遊，宛穰人蔡少公，道術之士也，言：「劉秀當爲天子。」或曰：「是國師公劉子駿也。」世祖笑曰：「何知非僕耶？」坐者皆笑。當是時，莽行一切之法，犯罪輒斬之，名曰「不順時令」。晨謂世祖曰：「王莽暴虐，盛夏斬人，此天亡之時，宛下言儻能應也。」世祖笑而不應。宛人李通，字次元，父守爲王莽宗卿師。守身長八尺，容貌絕異，治家與子孫如官府。少事劉歆，好星曆讖記之言，云「漢當復興，李氏爲輔。」私竊議之，非一朝也。通嘗爲吏，有能名，見王莽政令凌遲，挾父守所言，又居家富佚，爲閭里豪，自免歸。從弟軼，亦好事者，謂通曰：「今四方兵起，王氏且亡，劉氏當興，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弟汎愛衆，可以謀大事。」通甚然之。世祖常避吏於宛，通遣軼候世祖。初，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爲醫術，以其難使也，續殺之，故世祖不欲見軼。軼輒來不止，世祖乃強見之。軼徐達通意，殊不以申屠臣爲恨，世祖不得已，乃許之。往時通病臥室內，世祖與通兄儵、弟寵及軼語。儵等喜悅，竝言天下兵起，王氏亡敗之狀。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，故往答之。及聞其語，大驚，不敢應，起入室候通。通握手，極歡移日，復言其「及」兵起及讖文，「世祖微難通曰：「即如是，當如宗卿師何？」通曰：「已自有度。」世祖深知通意，遂相結。初，琅邪呂母之子爲縣長所殺，呂母家產數百金，「志欲報怨，乃治酒，多買刀兵，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。如

此數歲，財產單盡，少年相與償母，母涕泣曰：「所以相待，非治產求利也，欲以爲子報怨耳。諸君寧能相哀也！」少年壯之，又素被恩，皆許諾。聚衆數百人，母自號將軍，攻縣長及掾吏。既而解掾吏曰：「諸卿無罪，唯欲報長耳。」諸吏叩頭，爲長請，母曰：「吾子犯小罪，不當死，長殺之。殺人當死，又何請乎？」母遂手殺之，以其首祭子墓。自是莒人樊崇、東宛人逢安、東海人徐宣、謝祿並爲盜賊，〔四〕一歲間，衆各數萬人。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，〔五〕遂殘州郡，所過抄掠百姓。初，崇等以困窮爲賊，無攻城略地之心，結聚浸盛，乃相與爲約殺人號令。〔六〕最尊者稱三老，其次從事、卒吏。王莽遣平均公廉丹、〔大〕〔太〕師王匡東擊之，〔七〕軍至定陶，莽詔丹曰：「倉廩盡矣，府庫空矣，可以怒矣，可以戰矣。」丹惶恐，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，衍因說丹曰：「張良以五世相韓，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，勇冠乎賁、育，名高乎泰山。將軍之先爲漢信臣，新室之興，英俊不附。今海內潰亂，百姓塗炭，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，愛其甘棠，況其子孫！民所歌舞，天必從之。方今爲將軍計，莫若先據大郡，鎮撫吏士，百里之內，牛酒日賜，納雄傑之士，詢忠智之謀，興社稷之計，〔八〕除萬民之害，則福流於無窮，勳著於不朽。與其軍覆於中原，身分於草野，功敗名滅，所及先祖者哉？聖人轉禍而爲福，智士因敗而爲功，願明公深計，而無與俗同。」丹不能從，進及睢陽，復說丹曰：「蓋聞明者見於無形，智者慮於未萌，況其昭哲者乎！凡患生於所忽，禍發

於細微，敗不可悔，時不可失。公孫鞅曰：「有高人之行，負非於世，有獨見之慮，見疑於人。」故信庸庸之論，破金石之策，襲當世之操，失高明之德。夫決者智之君也，疑者事之役也。時不重至，公勿再計。」丹不聽。衍奉世曾孫也。崇等欲戰，恐其衆與莽兵亂，乃皆朱眉以相識別，由是號曰赤眉。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。匡、丹攻拔無鹽，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、丹，進爵爲公。王匡〔故〕欲進擊憲，〔九〕廉丹以爲新拔城，罷勞，當且休士養威。匡不聽，引兵獨進，丹隨之，合戰成昌，兵敗。匡走，丹使吏持其印，鞅符節付匡曰：「小兒可走，吾不可。」遂止，戰死。校尉汝雲、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，聞之，皆曰：「廉公已死，吾誰爲生？」馳奔賊，皆戰死。莽傷之，下書曰：「惟公多擁選士精兵，衆郡駿馬倉穀帑藏，皆得自調，忽於詔策，離其威節，騎馬呵譟，爲狂刃所害，嗚呼哀哉！賜謚曰果公。」國將褒章謂莽曰：「〔十〕」皇祖考黃帝之時，中黃直爲將，破殺蚩尤。今臣居中黃直之位，願平山東。」莽遣章馳山東與太師匡并力，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，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，填南宮，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，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。司徒尋初發長安，宿霸昌廡，亡其黃鉞，尋士房揚素狂直，廼哭曰：「此經所謂『喪其齊斧』者也。」自劾去。莽擊殺揚。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，攻城邑，殺二千石以下。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，莽知天下潰畔，事窮計迫，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，除井田、奴婢、山澤、六筮之禁，即位以來詔

令不便於民者，皆收還之。待見未發，會世祖與通定謀，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，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，因以號令大眾。乃使世祖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，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。季於道病死，守密知之，欲亡歸。素與邑人黃顯相善，時顯爲中郎將，聞之，謂守曰：「今關門禁嚴，君狀貌非凡，將以此安之？不如詣闕自歸，事既未然，脫可免禍。」守從其計，即上書歸死，章未及報，留闕下。會事發覺，通得（士）（亡）走。（二）莽聞之，乃繫守於獄，而黃顯爲請曰：「守聞子無狀，不敢逃亡，守義自信，歸命宮闕。臣顯願質。守俱東曉說其子，如遂悖逆，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。」莽然其書。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，莽怒，欲殺守，顯爭之，遂并被誅，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。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人，皆焚屍宛市。時劉續召諸豪傑計議曰：「王莽暴虐，百姓分崩，今枯旱連年，兵革並起，此亦天亡之時，復高祖之業，定萬世之秋也。」衆皆然之。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，世祖與李通、李軼起於宛，伯昇自發春陵子弟。諸家子弟恐懼，皆亡逃自匿，曰：「伯昇殺我。」及見世祖絳衣大冠，皆驚曰：「謹厚者亦復爲之。」乃稍自安。凡得子弟七八千人，部署賓客，自稱柱天都部使。宗室劉嘉往誘新市、平林兵，與其帥王鳳、陳牧等合軍而進，西擊長聚。世祖初乘牛，殺新野尉，乃得馬，進屠唐子鄉，殺湖陽尉。軍中分財物不均，衆恚恨，欲反攻諸劉。世祖斂宗人所得物悉與之，衆乃悅。進拔棘陽，與莽前隊大夫甄阜、屬正

梁丘賜戰於小長安，漢軍大敗，還保棘陽。阜、賜乘勝留輜重藍鄉，(弘)(引)兵南渡。(二二)伯昇饗士設盟，潛師夜襲藍鄉，盡獲其輜重。十一月，有星孛于張，東南行，五日不見。孛星者，惡氣所生，或謂之彗星。(張爲周分，其後世祖都洛陽，除穢布新之象。)

更始元年正月，斬阜、賜，死者萬餘人。(三)嚴尤、陳茂聞阜、賜死，馳欲據宛。伯昇乃焚積聚，破釜甑，與茂戰於育陽，(四)大破之，斬首二千餘級。(五)尤、茂走汝南，漢兵遂圍宛。伯昇自號柱天將軍，聖公稱更始將軍。王莽惡之，購伯昇五萬戶，黃金十萬斤。使長安中諸(官)(官)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，(六)使旦起射之。自阜、賜死後，降者十餘萬，無所統一。諸將請立君，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；然漢兵以新市、平林爲本，其將帥起草野，苟樂放縱，無爲國之略，皆憚伯昇而狎聖公。二月辛巳，朱鮪等於(濟)(清)水上設壇場，(七)立聖公爲天子，議示諸將。伯昇曰：「諸公安尊宗室甚厚，無益。然愚竊有所難，聞赤眉(迫)(起)青、徐，(八)衆數十萬，其中必有諸劉，若南陽有所立，此必將內爭。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，是疑天下而自損權，非所以破莽之道也。且首兵唱號，鮮有能遂，陳涉、項羽是也。春陵去宛纔三百里，功德未有所施，遽自尊立，爲天(子)(下)準的，(九)後人將得承吾弊，非計之善者也。爲將軍計，不如且稱王，王勢亦足以斬諸將。今赤眉所立者賢，相率而往從之，必不奪吾爵位。如無所立，破莽降赤眉，然後舉尊號，亦未晚也。」諸將多曰：「善，

可且爲更始王。」將軍張斤拔劍擊地曰：「（一〇）」疑事無功，今日之議，不得有二。」乃立聖公。聖公素懦弱，流汗不敢言。以次拜諸將，劉良爲國三老，王匡爲定國上公，王鳳爲成國上公，朱鮪爲大司馬，劉續爲大司徒，陳牧爲大司空，世祖爲太常卿，餘皆九卿。將軍，改元爲更始元年。於是豪傑失望，劉稷擊魯陽，聞更始立，怒曰：「本宗室謀討王莽，復社稷者，伯昇兄弟也，更始何爲者！」不肯詣宛，更始、大臣不悅。世祖惡之，謂伯昇曰：「事欲不善。」伯昇笑曰：「恒如是耳。」李軾初與世祖善，後諂新貴而疏世祖，世祖誠伯昇曰：「此人不可親也。」伯昇不從。平林兵圍新野，不能下，其宰潘臨登城曰：「願得劉公一信。」伯昇降之。伯昇威名日盛，更始君臣內不自安，頃時詔示續七尺寶劍，申屠建隨獻玉玦示。樊宏曰：「昔鴻門之會，范增舉玦示項羽，指在高祖，建得無不善乎？」而續不應。及世祖將至潁川，復深誠伯昇。三月，世祖與諸將略地（潁）潁川，（三）父城人馮異、內鄉人鮑期、潁陽人王霸、襄城人傅俊、棘陽人馬成，皆從世祖。異字公孫，通左氏春秋，好孫子兵法，爲郡功曹，監五縣事，與父城令苗萌共守。異出行屬縣，爲漢兵所得，異曰：「老母在城中，且一夫之用，不足爲強，願據五城以效功。」世祖善之。異歸謂萌曰：「觀諸將皆壯士屈起，如劉將軍，非庸人也，可以歸身，死生同命。」萌曰：「願從公計。」期字次況，身長八尺二寸，容貌壯異。父卒，期行喪三年，鄉里義之。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，召爲掾。霸字元伯，家世獄官。霸爲獄吏，

不樂文法，慷慨有大志。其父奇之，使學於長安數年。歸，會世祖過潁陽，以賓客見世祖曰：「聞將軍興義兵，誅篡逆，竊不自量，貪慕威德，願充行伍，故敢求見。」世祖曰：「今天下散亂，兵革並興，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，夢想賢士共成功業，豈有二哉！」霸父謂霸曰：「吾老矣，不任軍旅，汝往勉之。」俊字子衛，成字君遷，以縣吏亭長從。夏五月，王莽遣大司徒王尋、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，號百萬衆，至潁川，嚴尤、陳茂復與二公遇。莽之遣二公也，欲盛威武，以震山東，至齋猛獸車甲攻戰之具，輜重千里。世祖與下江、新市、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，二公兵（盛，漢兵）反走，（三）世祖入昆陽，諸將惶怖，各欲歸保所得城。世祖曰：「昆陽即破，一日之間諸將亦滅，不同力救之，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？」諸將怒曰：「劉將軍何以敢如此？」世祖乃笑而去，唯王常然世祖之計。會候還，言大兵來，長數百里，不見頭尾，頗至城北矣。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。世祖復爲陳相救之勢，諸將素輕世祖，及迫急，世祖爲畫成敗，皆從所言。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，世祖留王鳳、王常守昆陽，夜與宗佻、李軼、鄧晨十三騎出城。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，世祖幾不得出。嚴尤說王邑曰：「昆陽城小而堅，今稱尊號者在宛，（然）（亟）進大兵向宛，（三）彼必奔走。宛下兵敗，昆陽自服。」邑不聽，遂環昆陽作營，圍之數重，雲車十餘丈，旗幟蔽野，金鼓之聲聞數十里，或爲地窟，或作衝車，弩射城中如雨，城中負戶以汲。二公自以功在刻漏，校尉司馬請

託郡縣，取受賄賂，不以軍事爲憂。有流星墮營中，正晝有雲氣若壞山，直於營而墮，不及地尺而滅，吏士皆壓僕。世祖既至定陵，晨，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。諸將戀輜重，欲留兵守之，世祖曰：「今同心併力，以破二公，珍寶萬倍，大功可成；如爲所敗，身首無餘，何財物之有！」諸將聞二公兵盛，皆震懼。世祖爲陳天命曆數，說其意，請爲前行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。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，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，斬首數十級。諸將喜曰：「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。」世祖復進，諸將乘之，斬首數百級，連戰輒勝，諸將益奮。棘陽人岑彭，字君然，以郡吏共嚴說守宛城，伯昇攻之數月，城中相食。是月，岑彭、嚴說舉城降，諸將欲誅之，伯昇曰：「彭爲郡吏，執心堅守，是其節也。舉大事當表義士，不如封之，以勸後人。」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。更始入都太守府，封宗室諸將皆爲列侯者百餘人。宛城之拔，昆陽未知也。世祖爲書與城中，言宛下，兵復至昆陽。墜其書，二公得書恐。六月己卯，世祖選精兵三千，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，二公兵走北，殺司徒王尋。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，中外竝擊。會大風雷雨，澠水盛溢，二公大衆遂潰奔走，赴水溺死以數萬，澠水爲之不流。王邑、嚴尤、陳茂輕騎逃去，漢軍獲其輜重車甲，連月不盡，或焚燒其餘。於是劉稷詣宛，李軼等共譖之。更始乃陳兵收稷，伯昇固爭之，遂并殺伯昇，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。時世祖在父城，乃詣宛謝之，不伐昆陽之功。更始以是

慙，拜世祖爲破虜大將軍，封武信侯。秋八月，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爲定漢王，嚴尤、陳茂皆歸之。王莽遣太師王匡、國將褒章守洛陽以距更始。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、司直李松攻〔武〕關，〔五〕定國〔上公〕王匡攻洛陽。〔六〕三輔震動，長安中兵起，共攻莽。九月丙子，東海公孫賓就斬莽首。〔七〕會申屠建、李松至，傳莽首及璽綬詣宛，更始視之，曰：「莽不如是，當與霍光等。」更始韓夫人言云：「不如此者，帝當那得之。」是月，王匡亦拔洛陽，執太師公王匡、國將褒章至宛，斬之。冬十月，劉望自立爲天子，嚴尤爲大司馬，陳茂爲丞相。更始使劉信擊之，望兄子回殺望降。嚴尤、陳茂走朗陵，爲故吏所殺。更始欲北之洛陽，以世祖爲司隸校尉。初，三輔官府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，皆冠幘而衣婦人衣，大爲長安所笑，智者或亡入邊郡。及司隸官屬至，衣冠制度皆如舊儀，父老舊吏見之，莫不垂涕悲喜，曰：「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！」更始至洛陽，遣使降樊崇等。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，皆封爲列侯。其留者相率叛之，崇等即皆亡去，復領其衆分爲二隊，崇自開封出南陽，徐宣、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。是時豪傑竝起，廬江張步起琅邪，劉芳起安定，董憲起東海，秦豐起黎丘，其餘赤眉、銅馬、青犢、高湖、董達等，衆各數萬，〔八〕旬月之間，天下皆遍。隗囂字季孟，天水成紀人，少爲郡吏，著名涼州。季父崔，豪俠能得衆情，聞莽兵敗昆陽，更始立於宛，謀起兵以應漢。囂止之曰：「兵，凶事也，宗族何辜！」崔不從，收兵得